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张
晓
风
卷



你还要怎样
更好的世界

张晓风 著

不知有花

念你们的名字

种种有情

敬畏生命

晓风过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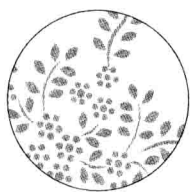
张
晓
风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张晓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 张晓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ISBN 978-7-5354-8753-7

I. ①你… II. ①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3115 号

责任编辑: 曹 程 钱梦洁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9 千字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目 录

第一辑 不知有花

在 D 车厢 · 3

送你一个字 · 11

“你为什么拿这一颗” · 14

开卷和掩卷 · 16

林中杂想 · 22

不知有花 · 29

第一个月盈之夜 · 32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 38

不朽的失眠 · 41

矛盾篇（之一） · 44

矛盾篇（之二） · 47

矛盾篇（之三） · 51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 55

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 · 63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67

一句好话 · 70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 76

生活赋 · 77

第二辑 种种有情

- | | |
|---------------------|--------------------|
| 地毯的那一端 · 83 | 别人的同学会 · 123 |
|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90 |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 125 |
| 爱情篇 · 94 | 初绽的诗篇 · 130 |
| 母亲的羽衣 · 98 |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 144 |
| 关于爸爸这种行业的考核制度 · 103 | 种种有情 · 146 |
| 念你们的名字 · 105 | 音乐教室 · 153 |
| 只因为年轻啊 · 110 | 没有谈过恋爱的 · 158 |
| 初 雪 · 119 | 哲学状的男人 · 161 |

第三辑 敬畏生命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 165

行道树 · 167

我喜欢 · 169

生 生 · 176

情 怀 · 183

劫 后 · 191

月，阙也 · 194

年年岁岁年年 · 197

鼻子底下就是路 · 202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 205

敬畏生命 · 207

有些人 · 209

我 在 · 212

没有痕迹的痕迹 · 217

第四辑 晓风过处

愁乡石 · 221

我有一个梦 · 225

戈壁行脚 · 231

晓风过处 · 240

西湖十景 · 243

步下红毯之后 · 245

交 会 · 250

放尔千山万水身 · 261

从你美丽的流域 · 264

请不要对我说欢迎 · 269

遇 · 274

一山昙华 · 279

星星都已经到齐了 · 281

第一辑 不知有花





一、无声

十年前，2005 年，全家四人去了一趟英国，为了省钱，也为了喜欢，我们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

我爱火车，虽然并没有爱到像某些人那种成痴成狂的程度，但“火车”好像常跟重大记忆相绑，不像搭公共汽车，坐完了就忘了。生命里的“要事”如逃难或北上就学，都是坐火车去的，我难免对火车有一份特殊情感。

英国火车干净准时，座位敞亮，不豪奢却舒服，乘客看起来也都彬彬有礼，连车站也很好——而所谓好，就是车站里面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就没有——虽然，那一年发生了可怕的国王车站的屠杀案，我还是不改初衷深爱英国火车。

但我真正爱英国火车其实另有一个奇特的缘由，原来在它一节一节一节的绵长承载里，制度上竟然会划出一节“D 车厢”。这节 D 车厢乍望之也并不特别，不料它却有一条比法律还有效的规定，这条

规定便是：

“凡选择坐在此车厢的乘客，一律不许发出声音。”

呀！不准跟同行的人聊天，不准听音乐，不准打手机，这简直像天主教的“避静”，又像佛教在“打禅七”。不过，却不禁止你跟白云打手语，向田野上的一捆一捆的干草垛举手致敬，或者跟淙淙流过的小沟小溪暗通款曲，甚至一厢情愿地跟横空而过的鸟群眉目传情，或者低头写一首诗——翻动纸张所造成的窸窣不在噪音禁止之列。

我们于是选择买 D 车厢的票。

二、没有生活的小锉刀来锉你

如果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火车，如果每列火车都设有一节 D 车厢，如果载着我的不只是车轮车轨，也是幸福的 D 式的无边的祥宁安静——那，真是多么好的事啊！

火车，是英国人的发明，此事好像应该要大大佩服一番——不过，不知怎么的，我好像也不觉得这事十分了不起。

比较了不起的应是火车之前的蒸汽机的发明，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则是有了火车之余，整个铁路网的规划和经营。当然，公路和地铁和高铁和海底隧道或飞机场或航线也都各有其大创意、大功力，可是，没出息如我，却单单最佩服英国火车中的 D 车厢的制度。

D 车厢有多伟大？也不过就是不准人讲话罢了。自己一个人跑进深山里，不也就立刻拥有“宁静权”吗？可是，很难，“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者，“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原来占领一个空间，不见得能霸住那空间里的“声音权”，所以连神明出巡，都得打着“肃静”的牌子，劝人别说话别吵闹。其实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太让自己耳根闲着，所以即使“独坐幽篁里”，居然仍不免“弹琴复长啸”，也不知是不是为了壮胆？

这样说来，除了别人，我们自己也常是破坏安静的高手——因此，

规章、制度或者默契便有其必要了。生命中极需要用规条来维护某一小区的安谧与清寂，如 D 车厢。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坐着，不理陌生人，甚至也可以不理睬自家人，D 车厢是多么神奇的好地方啊！想想，为了家人，一个女人要说多少啰啰唆唆的废话啊，但此刻，你不必回答任何话，因为任何人不得提问。

家人对话，原也是好事，但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余，不免牺牲了独立深思的空间。爱因斯坦如果不断被问“水电费缴了没有？”或“我的袜子怎么少了一只？”或“下礼拜王家嫁女儿我们要送多少钱？”世上就没有《相对论》了。而此刻，在 D 车厢上，生活的小锉刀不会来锉你，你可以放心让思考迤逦独行，并且安心整理自己。

三、莎小妹和苏小妹

我选择在皮包中带几张小纸片，可以随手记录一些心情。另外，则是我的老招——看书，我挑的是张秀亚译的维吉尼亚·吴尔芙的《自己的房子》，此书以前已看过两遍，此刻带它，如偕老友结伴上路。百年前的英国女作家的经典作品，能在英国的风景线上来三番阅读，真是别具滋味啊！我又刻意去了国王学院，想走走当年那片不让女人踏行的草地，并且遥想在六十四年前的初春三月底（吴尔芙死于 1941 年，距我十年前的英国之旅是六十四年），她留下遗书，在衣袋中装满沉甸甸的石头，毅然一步步走入碧涧急流，执意只求灭顶。她步履轻稳坚定，一如黄昏时的散步……

然而，在 D 车厢里，在家人面对面坐着却不准互相对话的绝对宁静里，我何等珍惜这段硬挖出来的“空白机缘”。我可以坐在字里行间和吴尔芙倾谈，理直气壮，而不受任何干扰，我们谈起女子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空间的困厄，谈男子几乎永世不得探知的女性的哀怨和窃喜……

她那有名的“如果莎士比亚有个妹妹”的假设，令人心酸复心恻，也令人想起在英国既有个“莎小妹”，我们也有个“苏小妹”，这两位“小妹”有得拼，啊，这里分明有一篇论述可以写……噢，灵感不就是在这样的定静中产生的吗（后来，我果真写了这么一篇《莎小妹与苏小妹》的文章）？

那个奇怪的弗洛伊德，他以为女人的诸多焦虑或神经质或终日若有不足，都是因为身体上少了一具“那话儿”。唉，真是怪事啊，他那个不合逻辑的脑袋难道就不能想想男人是不是因为少了子宫或阴道或乳房，才每每那么狂悖暴烈呢？

除了读吴尔芙，读旧诗也是个好主意。人在旅途，厚籍大册带会会累垮人，行囊只宜放它轻轻薄薄一二册书。诗集，如心灵世界中的行军干粮，又如奶酪或牛肉干，浓缩紧致，美的密度比较高，耐得咀嚼也耐得饥——但诗集也只适合在 D 车厢读，如果搭乘的是聒噪的游览车，导游下死劲努力劝人唱歌、讲笑话，他自己也努力让众人耳根不得一秒钟清静，他甚至认为必须如此这般，才庶几无愧于其神圣的职守。可怜你正想着如何把一句李贺的驰想兑化成现代诗，那边却冒出一堆“插嘴”的人，插科打诨，不一而足。在台湾，为了宣示族群平等，许多车厢中会“自动”跳出四种广播语言（三种华语，外加一段英语）告诉你“台中到了”。这还不打紧，有些车厢更是服务周到，他们不厌其烦地好心相劝，请每位乘客生活中务必要小心诈骗集团，不要上当了。这些公司对顾客的殷勤，真是令那些想好好阅读并思索一首唐人绝句的人欲哭无泪啊！

四、他肚子里的故事才只说了二成

人在英国旅行，难免多想英国文学的事，身为华人，通多国语言的人不多，我们“觉得相熟”的西方作家一向就只有英国人或美国人。火车在伦敦或约克郡奔驰之际，我除了想到吴尔芙，也想到写《坎特

伯雷故事集》的乔叟，前者是近代人，后者的书则成于 1399 年。我于维吉尼亚·吴尔芙除了佩服她的作品之外，别有一种幽微的悲悯和认同，原来她投水自沉之日〔详细时间很难计算，因为只知吴氏“留书离家”（3 月 28 日）之际和“尸身浮出”（4 月中）之时，这几天中她是哪一刻死去的则又是个谜，推测应是三月底〕，也正是我在中国南方的浙江金华城呱呱坠地之时。

这《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个令我悠然意远的集子，1399 年，算是英国文学的滥觞期，而这个时候在中国早已是唐诗也诗过了，宋词也词过了，元代的散曲和剧曲也闹闹腾腾地曲过了。此刻早已是明朝的天下了——但用英文写作的文学才刚刚起步……

大概因为文学刚开始，写法颇有草莽气息，故事从一个旅行团出发开始讲起——古代原没有什么观光旅游团可以去四处游玩，如果以中国为例，上焉者则是皇帝去泰山封禅，下焉者是官员调迁或遭贬。此外，可以去天下四方乱走的则是士兵戍边或僧侣化缘以及“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在走东闯西、买货卖货。偏偏在这堆古人中有一支队伍是“进香”或“朝圣”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便是写些朝圣者在“慢慢长途”的旅行中（当时也非慢不可），各人编些故事自娱娱人。这一开讲，便没完没了，简直要说到地老天荒。后来，作者死了，故事戛然而止。他本来计划要让 30 个朝圣者每人讲 4 个故事，一共凑成 120 个故事，可是，天哪，他才写了 24 个故事，就从自己的“人生朝圣之旅途”上消失了，书才完成五分之一呢！唉，我其实多么好奇乔叟另外百分之八十的纷纷纭纭的故事到底要说些什么呢？

故事中大部分的朝圣者当然是男性，却有修女和修道院的女院长——修女去朝圣，这事算顺理成章，这其间却冒出一个来自巴斯地的大姐头，在书中她就叫巴斯妇人。

五、遇见我冥想中的巴斯妇人，在无声的 D 车厢

因为 D 车厢的凝定阒静，我遂想着这妇人和她的故事，当时，

700年前，春天乍到，她将故事坦坦白白地道来……

那时是2005年7月，我在英国旅行，坐火车选择D车厢，只因为它是人类声音的禁区，我因而可以好好想一些平常少碰的事情，例如——女性议题。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乔叟本是个说故事的高手，他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先写活了朝圣团中的各色成员，然后才请他们各自开口说故事，像巴斯妇人，她“自报家门”的段落，长到比故事还长两倍呢！甚至还比她讲的故事更精彩更劲爆。

在中国，好像不容有巴斯妇人那种女人，她美丽、肉感，敢做，而且做完还敢直说。中国这种女人如果有，也只能寄身江湖做个大姐头，时不时发声宣布自己：

“哼！老娘胳膊上好跑马！”

巴斯妇人五嫁，并且还很自豪，因为前三位丈夫都由她荣任“高酬收尸队”。她投资短短几年光阴，竟然连赌连赢，赚到三份丰厚的遗产，她真是克夫高手啊！而且，她似乎还有家学渊源，她的老妈也满腹经纶，知道如何操纵男人。

有了钱，她不再委屈自己去再嫁“老夫”了，她开始嫁“少夫”，少夫当然也有少夫的麻烦，第四个丈夫虽不老，也在她某次朝圣远游时在家里“自行陨灭”了。不过截至说故事的那个春天，她在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之后，虽然被打到耳聋，但却终于让她在第五任期中占了上风，搞定了比她小二十岁的丈夫，简直是莎剧《驯悍记》的反面版本。

巴斯妇人如果生在今天，大概是个“妇运分子”。她也可能走商业路线，到处演讲，传授“理财”和“御夫”两种高科技而名利双收。

巴斯妇人虽粗俗彪悍，但口齿清畅有理，论事引经据典，俨然大家风范，想来那五个丈夫也不是白嫁的，除了捞了些银子，也让她见多识广，成了个“上得了台面的人物”。

意大利的《十日谈》虽也是集众人之口来说故事，但那些说故事

的人都是些小姐少爷，他们为了逃避瘟神，躲在乡下别墅度假，日子比较闲适，谈吐比较优雅，不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叙事节奏较明快，且颇多市井气息。

巴斯妇人讲的故事至今仍算个话题。话说有个骑士，独行荒郊野外，忽遇孤身少女，他一时欲令智昏，犯了江湖大忌，跑去“性侵”少女。事情闹出来，阿瑟王认为败了骑士门风，兹事体大，断他死刑。不料皇后出面（皇后竟然是700年前英国“废死联盟”的首任主席呢！真是失敬！），阿瑟王乐得顺水推舟，就把“骑士案”转给皇后去发落。

皇后于是给他出了一个题目，要他出外一年（为了示恩，另外宽加一天），去找寻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答案如果经众贵妇同意，可以免死。

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

“世上的女人，她们心里一致最想要的是什么？”

骑士于是策马上路，俨然成立了“一人组”的“民调公司”。麻烦的是，答案因人而异，有的说是钱，有的说是华服、性、奉承、信任，有的甚至认为丈夫早死为妙……

行行重行行，半年已过，他必须遵守誓言折回头去向皇后复命了。但答案至今找不出来，依约仍旧必须砍头，心中不免怏怏。他走着走着，不意在森林深处碰见一位老丑的婆婆，婆婆虽老丑，却多智。婆婆给了他一个答案，要他去见皇后和众贵妇时说出来，如果大家一致同意答案正确而获免死之恩，她就有权向骑士要求一项回报。

骑士只好一试老嫗之言，不意竟获全体贵妇同意，那答案是：

“世上女子皆愿能御其男子，男子对她言听计从，俯首称臣。”

这时，林中老妇忽然现身，向皇后请求主婚——因为骑士曾答应过她，如因其言幸获免死，便要答应办到一事，她此刻要求成婚。

骑士虽暗自叫苦，然而依骑士行规必须谨守誓言，所以就把这个丑老太太娶回家去了。不料此女简直是“西方的无盐女”，她看丈夫嫌她弃她，便说出一番大道理来。骑士说不过她，只好以礼相待，至少

也得敬她几分，不意这一转念，老妇忽变绝色美女，如今骑士夫人有德、有才、有貌，堪称“三绝佳人”，两人自此，照故事的法则，过起幸福美满的日子……

可是坐在 D 车厢上，想着，过了 700 年，这答案好像又不对了。能罩得住男人，一个男人，在一个屋顶之下，那算什么呀？像一个名为五星上将的将军，麾下却只有一兵，又有什么好呢？反之，男人罩老婆虽威武八方，同理，也没啥好神气的。

女人跟男人一样，她的愿望应该是“平等”、“不作附件”、“生命里不止有婚姻”、“在不违德的前提下可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白居易的诗中有句话说得深切：“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传统女人未必个个不好命，但“苦乐由人”却把人生弄成了一场赌博，或赢或输，全没个准则。换言之，女人全然没有选择权，她是“被决定”的。女人不是什么奇怪生物，她要的东西其实跟男人一模一样，只是想去做一个人、去独立、去自主罢了。

这些事，700 年前的泼辣厉害的巴斯妇人是不会懂的，连乔叟也不懂，但坐在 D 车厢里，慢慢想，一切都洞然了。

可是，同一个我，为什么在台北不去想这些事，跑到英国“那节不准讲话的 D 车厢”就会思索许多事，也真是奇怪啊！